

白衣

■ 福原信玄（徐森源）／旅日 11 屆校友

八月的假期間，有一天早上來了幾位急診的病人。老伴正陪著她以前在中國石油公司服務，現移居加拿大的老同事，去東京壓馬路、瞎拚（shopping）。正為沒有助手發愁時，女兒（東京齒科大學四年級）自告奮勇地願意出來幫忙。我從衣櫃拿給她一件白衣，當急診病人全部處理妥當，女兒將白衣交還給我時，衣領內一個大大的「徐」字映入我眼簾。

白衣也就是醫師服。這件衣領上寫個「徐」字的白衣，是我在 1978 年北醫附設醫院牙科門診部當住院醫師時，院方發下來的工作服。1980 年來日本留學時，我把它放在行囊裏。因為我怕一到日本，人地生疏、言語不通，又要張羅這些東西，可也麻煩。八月二日和同班同學吳輝逢啟程赴日，在飛機上乾起啤酒來，到了羽田已不勝酒力，頭暈眼花。在東京醫齒大留學的郭永昌便先帶我們去中野，投宿在臺灣人經營的旅館「和光」。隔天才去厚生省辦理資格認定手續，準備明年四月參加日本牙醫師國家考試。

在東京呆了幾天，便從上野坐特急的列車去新潟。一路上景色逐漸荒涼，列車慢慢爬坡，穿越無數的山洞，日本海展現在眼前，足足搖晃了五個多鐘頭才抵達新潟。令我們面紅耳赤的是：吳的「保存」和我的「口外」教室的醫局長，率領了十多位醫局員高舉著歡迎的木牌，大張旗鼓、浩浩蕩蕩地在車站月臺上迎接我們。大家分乘三、四輛車子回到新潟大學齒學部。我的教授當天出差，所以那天下午便在第二保存教室的醫局開歡迎會。如果不是唐福隆醫師（高醫牙科、口腔細菌學教室）當翻譯，我們可真是鴨子聽雷，一句也聽不懂。直後悔一時的衝動來日本留學，如果再來個小小的挫折，我是會拿著行李回臺灣。是夜教室特別安排我們住在學校附近的旅館，等明天和房東打契約後再搬到學校町的房子。這個旅館的電視裝有 100 圓可看 30 分的成人級影片。按捺不住好奇心的驅使，和吳好一人輪流投一次，於是準備了一大把的百圓硬幣，預備今晚大開眼界、通宵夜戰。沒想到千篇一律的內容、枯燥乏味，再加上旅途勞累，不知何時兩人都進入夢鄉。



第二天一大早睡眼惺忪地去見二口外大橋教授。一見教授我頭皮就開始發麻！其嚴肅的神情，和我從小敬畏的外公一樣。五十未到的年紀，戴個眼鏡，黑白相間的頭髮，做事一板一眼，不苟言笑（後來才知道他的綽號叫：鬼軍曹）。說話時兩眼有神直瞪著你看，好像透視你的內心一般。教授說了一些寒暄的客套話後，馬上進入留學的主題。哇！我一句也聽不懂，再加上緊張，只好以傻笑來應付。看到我像木乃伊、呆頭呆腦的，教授才知事情不妙，趕快拿出我寫給他的信，指著它，意思是：這些信不是你寫的嗎？我告訴他：father！

讀大學時我從不曾想過要留學，大二雖然選修日文，但都學些簡單的會話而已。等申請到新潟大學時我才開始擔心，臨時抱佛腳找人惡補日文。一切申請入學手續的信件都是父親捉刀代筆。父親在戰時留學東京物理學校（現東京理科大学），戰後返

臺，在台南工學院化工系（現成功大學）完成學業後便一直在臺糖服務，其日文程度和我是天壤之別。

在一陣沉默之後，教授隨機一動拿出紙筆，開始二口外有史以來、空前絕後的筆談。你來我往，只記得滿紙寫的都是漢字：繁體的、簡體的全部出籠，最後他寫著：「勉強頑張」（努力用功之意）。我不解其意，以為是指我個性屬於「頑固勉強派」？我急於想告訴他：我不是！便在「勉強」上面加個「不」字，教授看了直搖頭嘆息！

八點半，教授起身問我有沒有帶「ハクイ」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比手勢問他是不是指吃的東西？他抓起自己身上穿的醫師服說：這個叫「ハクイ」！找出白衣穿上後，我不敢再多說一句話，戰戰兢兢地跟在教授後面走著。我知道：只要我再多說一句話，肯定會惹教授



發火生氣！因為眼前我似乎看到一座即將爆發的火山。穿過研究棟長廊、病房，我心情逐漸沉重。今天和保存教室的醫局長約好要去租房子簽約，此時此刻如何向教授開口？進入準備室，學著教授依樣劃葫蘆，刷手、穿衣。鼓足勇氣，準備啟口時，教授已經開始動刀。今天開的是「頸部廓清術」(Neck dissection)。我一生中最長的一日便這樣開啟了序幕，那一分一秒就像唱平劇一樣，慢慢地拖拉過

去。手術結束，從開刀房出來，已是白日依山盡，夕陽近黃昏。見到吳輝達，他直跳腳，興師問罪地說：保存教室動員全部醫生在找我，也做了校內廣播，現在正準備去報警呢！我實在沒有氣力告訴他：我一天都關在開刀房裏，所以聽不到廣播。更何況我還沒吃午餐呢？

也是從那時起，我對這件白衣懷有特別的感情。第一次送洗時，教室的清潔婦怕弄丟，在衣領內外幫我寫了幾個大字：「二口外徐」。往後這件白衣跟著我去了小絹（茨城縣）、上河內（枋木縣）、東京醫齒大麻醉學教室（東京）。1986年在伊奈町（茨城縣）開業，非常忙碌，父親幫忙做些技工的事，這件



白衣又派上用場。1995年為了整理博士論文資料，每星期往返新潟，白衣又跟著我去了新潟。1996年和教授一起完成論文的最後修飾時，教授突然站起來向我握手恭喜。握著教授溫暖的手，感慨萬千。不知不覺間，眼前慈祥和藹、滿頭白髮的教授、圖書、景觀逐漸溶成一片，身上的白衣也模糊不清。我強忍著激動，安慰著自己：終於完成來日留學的初衷。

多女兒一歲的白衣，已逐漸發黃。我仍珍惜它，捨不得丟棄，把它高掛在醫局的衣櫃裏。等女兒大學畢業、考上執照那天，我得鄭重地轉送給她，並告訴她白衣的故事。要飲水思源！永遠！永遠！

感謝 旅日校友

11 屆徐森源博士、11 屆陳亮宏博士
各捐贈 2 萬元日幣

臺北醫學大學牙科校友總會全體理監事

敬謝